



石林詩話卷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譖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衛州監

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
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
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輒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
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
有續謝師厚善詭譯詩云善詭知君意何傷衛武公
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
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
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
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
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
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

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經召客治具大合樂至
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
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
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
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
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
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
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
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
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
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巖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裏裏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隲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九藥流鸞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頌以語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

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
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
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
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
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
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
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
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
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
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

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
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
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
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
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
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滙
水瀦之畧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
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呂公爲守時因起
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
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
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濶西邊終易

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
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
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昔公詩更有一篇中
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
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
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
公爲守買得之路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
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
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
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
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

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
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
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
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
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
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
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
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
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王汝自樞密院都承
旨出分畫王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

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
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
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
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
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
歸卷耳幸容携婉變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
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
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
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
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
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

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
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
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
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
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
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
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
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
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况其下
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兩惜惜人不寐卧聽羸馬齧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憇於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齧齧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試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得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黃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
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
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
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
窻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
外精神與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
白鷺夏水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
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
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
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
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

袞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
超絕近世王荆公新秋浦淑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
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
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
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
娟缺月黃昏後娟娟新居紫翠間繫蕙豈無羅帶水
割愁還有劍鉞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
也然繫蕙羅帶割愁劍鉞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
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
逆忘初不以序事傾蓋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

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摩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然此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蟪本世傳為摩詰所作未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

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祗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併錄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游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為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
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
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輒載酒
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
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
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
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
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
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
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
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

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
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
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有用甲子相對者云
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
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
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
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
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
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
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
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然
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荆公作

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
或言亦是平時所謂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冰前一
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
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
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
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
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
濤姓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
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
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杜子美病栢病橘枯撥枯栢四詩皆與當時事病栢
當爲明皇作與杜鴈行同意枯撥比民之殘困則其
篇中自言矣枯栢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
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
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
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
語言之工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
豆粥咄嗟而辨爲誤以咄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
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咄爲嗟古
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
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

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

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為莫能及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踈鐘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冀

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踈世事則德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為佳製也

石林詩話卷上

石林詩話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杯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劔字此理甚易知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雉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

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
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
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
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光墓歸真亭也東南多
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之
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李薦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
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觀多士及放章援程
文大喜以爲薦無疑遂以爲魁旣拆號悵然出院以
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蓋道其本意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

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
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
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
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
花無子瞻大喜在穎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
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須蓋記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撓
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旣不一
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
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議
謂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

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
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
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
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祕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
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
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
拜恩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辯魯魚祖宗愛
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
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
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

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
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
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
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
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
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
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
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
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
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
合之則爲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
文字示其巧也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旣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曾中事後爲羣牧判

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我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旣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畧與鄭毅夫

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又不得志常鬱鬱
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
謫官累年遇赦牽復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
首無能蔡持正爲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
遂復罷

古今人用事有赴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
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牖廁姜龐不解歎蚬蟻據漢書
牖廁本作廁牖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魯
直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
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
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
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
下客爲公爲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
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
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
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
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
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畧不見其
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
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
已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
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
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
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爲
辨耳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旣誅始析河北大名定武真
定高陽爲四路置帥更命儒臣以輯邊備魏公自鄆
州徙鎮各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
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吏民還解否吾豈
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

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
頭鷗鷺望旌旗公亟荅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
鸞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
爲相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
在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
調之馬第义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鬣一躍而上不用
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
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着青
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
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
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

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
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
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
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
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
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
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籥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
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
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
盜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
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
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
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
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顥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
窄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自
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
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日
數之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
尺竿頭裏裏身足騰踉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
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
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

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
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枯槁俯仰何妨事抱甕
區區老此身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少刻苦作詩至
老不衰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爲饒州浮梁令
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脩作詩送之天錫到闕
會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却因擊登聞鼓院繳景
脩所送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
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以一
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
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命矣
大觀中始與余同爲祠曹郎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

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脩嘗以詩寄
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有神僊處
方得用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僊想見
舊栽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須髮而今也二毛其詩大
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惜也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
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
謂笑殺穎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
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登臺
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
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
自戲曰凍殺穎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棊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棊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閭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蔭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

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謾不首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父從陳無已學乃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言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遙迎仗映月深夜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闕然觀爲人喜傲謔

然此句實迫於趨韻未必有意也

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館伴麗人常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留觀殿試放榜及上池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詳雅余撫之旣厚每相感餞行至占雲館而別其副韓繳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唐故物其家世傳以

爲寶今以爲獻目於笏上自書一詩相示云泣涕沈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余以麗使故事無解換例力辭之其詞雖樸拙然亦可見其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徃徃反拾掇模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

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書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攀補衲蠹文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

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徃徃多佳句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為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到次道以為然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徃來山東諸郡任氣

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
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
縱酒踈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
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
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陽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
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解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
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
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
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
尚書省迴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
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東鳳闕紫

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
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
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
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援魯公例皆於私第治
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
元豐本意稍異也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
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
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
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
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
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

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
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
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
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
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
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
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
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黃魯
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有云客夢超然世去髮脫塵
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

石林詩話卷中

卷之四